



约翰·克利斯朵夫



A decorative border with intricate floral and scrollwork patterns, featuring a central flower at the bottom and symmetrical designs on the sides and top.

约翰·克利斯朵夫

《三》

原著：【法】罗曼·罗兰

翻译：傅雷

改编：王瑞芳

绘画：张定华 徐珍 张宏

图书扫描：CD2000

修图制作：书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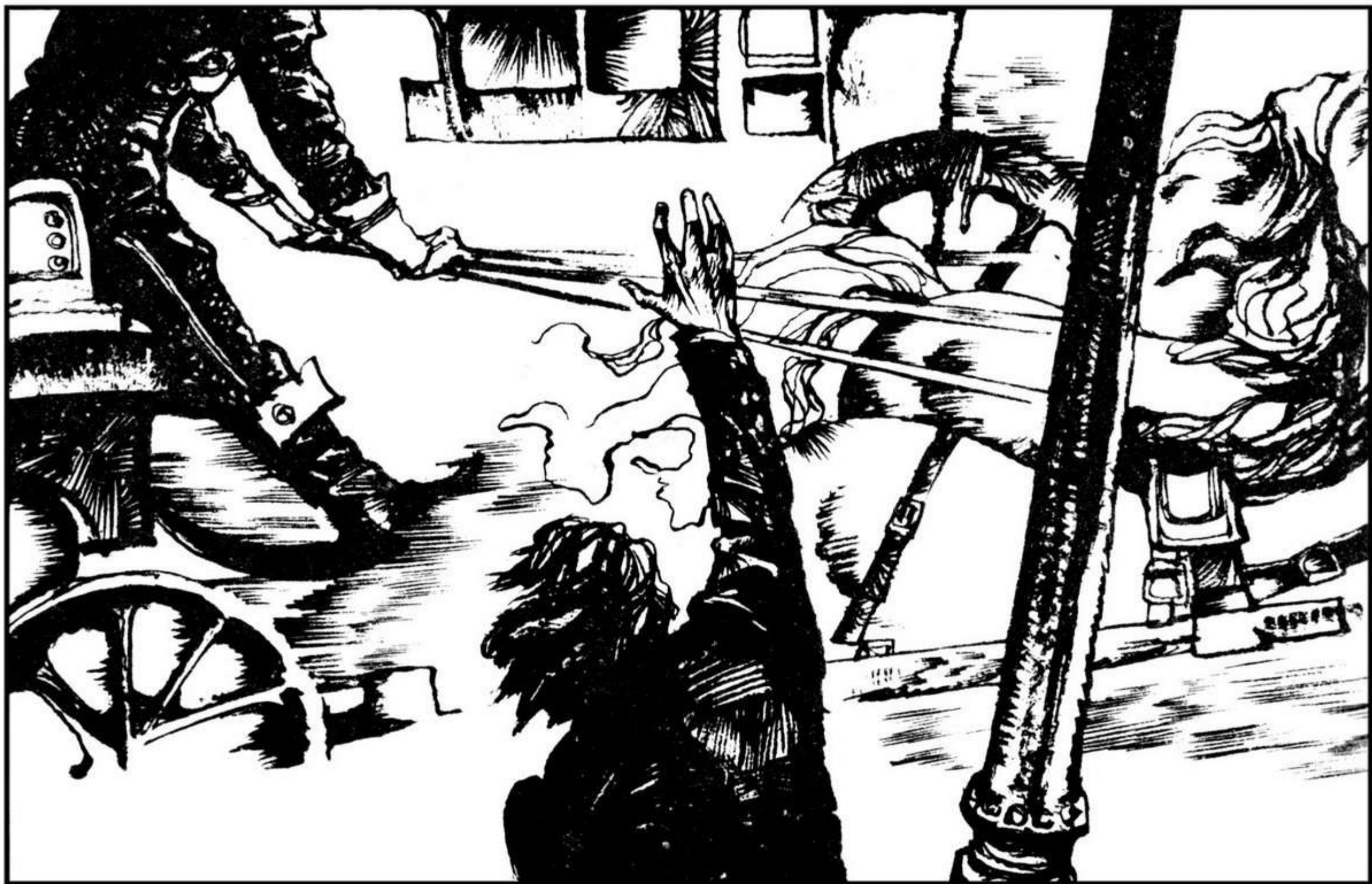
1. 由于那场音乐会，克利斯朵夫终于把几处教钢琴课的差事都丢了。他的情形十分艰难。他从客店里搬了出来，租了一间简陋的阁楼，并不得不减少食粮，一天只吃一顿。不过他依然不减其乐，一边做事一边打着唿哨。



2. 他终于接受了哀区脱的条件，但一挣到钱宁肯不吃饭也要去买音乐会的门票。寒冬已到，此时克利斯朵夫便是守斋也没钱上音乐会去了。他在阁楼上冻僵了，只得到街上乱跑，想靠走路来取暖。



3. 一天下午，他又冷又饿，在街上盲乱地走着，只觉得一阵阵的晕眩，几乎要倒在路上。突然，他发现街道对面有一双凄凉而温柔的眼睛——是她，那位他寻找已久的法国女教师！



4. 克利斯朵夫赶紧迎上前去，不料被一辆马车撞了一下，跌倒在地上，差点被压死。当他满身泥污地爬起来，她已经不见了。



5. 他挣扎着回到家中，一头倒在床上，昏过去了。朦胧中，他感到有人进来了，他睁开眼，认出是楼上的女佣西杜妮。西杜妮是听到他的哼唧声才发现他病了，她给他请来了医生。



6. 西杜妮不声不响地替他付了医药费，又热心地照料他，但从不表示亲密，她很谦卑但又很高傲。克利斯朵夫惊异地发现，他从自然主义派小说及当代名士的理论中认识的法国平民的形象是大错特错的。



7. 西杜妮用她微薄的收入供养着父亲和妹妹。她完全是那种法国乡下人，很少信仰，不需要什么生活的意义，人很勤快，对什么都很冷漠，对一切都不满意，可是很服从。和西杜妮在一起，他觉得精神上特别能够接近自己的母亲。



8. 他对她太亲热了，以至于使西杜妮反而拘束起来。不久，西杜妮忽然辞掉工作离开这儿了。克利斯朵夫永远也不明白，她为什么走了。



9. 一场大病使克利斯朵夫与世隔绝了好几个月；直到初春，他才渐渐复原。这天，他收到罗孙请他参加音乐晚会的请帖——罗孙早跟那位女歌唱家闹翻了。克利斯朵夫禁不住那个著名的乐队的诱惑，到罗孙家去了。



10. 他一走进这个政客与时髦朋友的环境，马上感到自己比以前更厌恶他们了，他决意等第一曲完了就走。这时，他忽然发现有一双天真朴实的眼睛在注视着他。克利斯朵夫认识这双眼睛，可是他记不起在什么地方看见过它们。



11. 对方是一位瘦弱的青年。克利斯朵夫向他走去，他立刻局促不安，脸都红了。克利斯朵夫感觉到他碰上了一个真正的朋友。罗孙太太过来向他介绍说：“这是青年诗人奥里维·耶南。他非常崇拜您。”



12. 克利斯朵夫回头来找他，可这位羞怯的青年已经不见了，归途中，他什么都看不见，什么都听不见，心中只有一个声音：“我有一个朋友了！我有一个朋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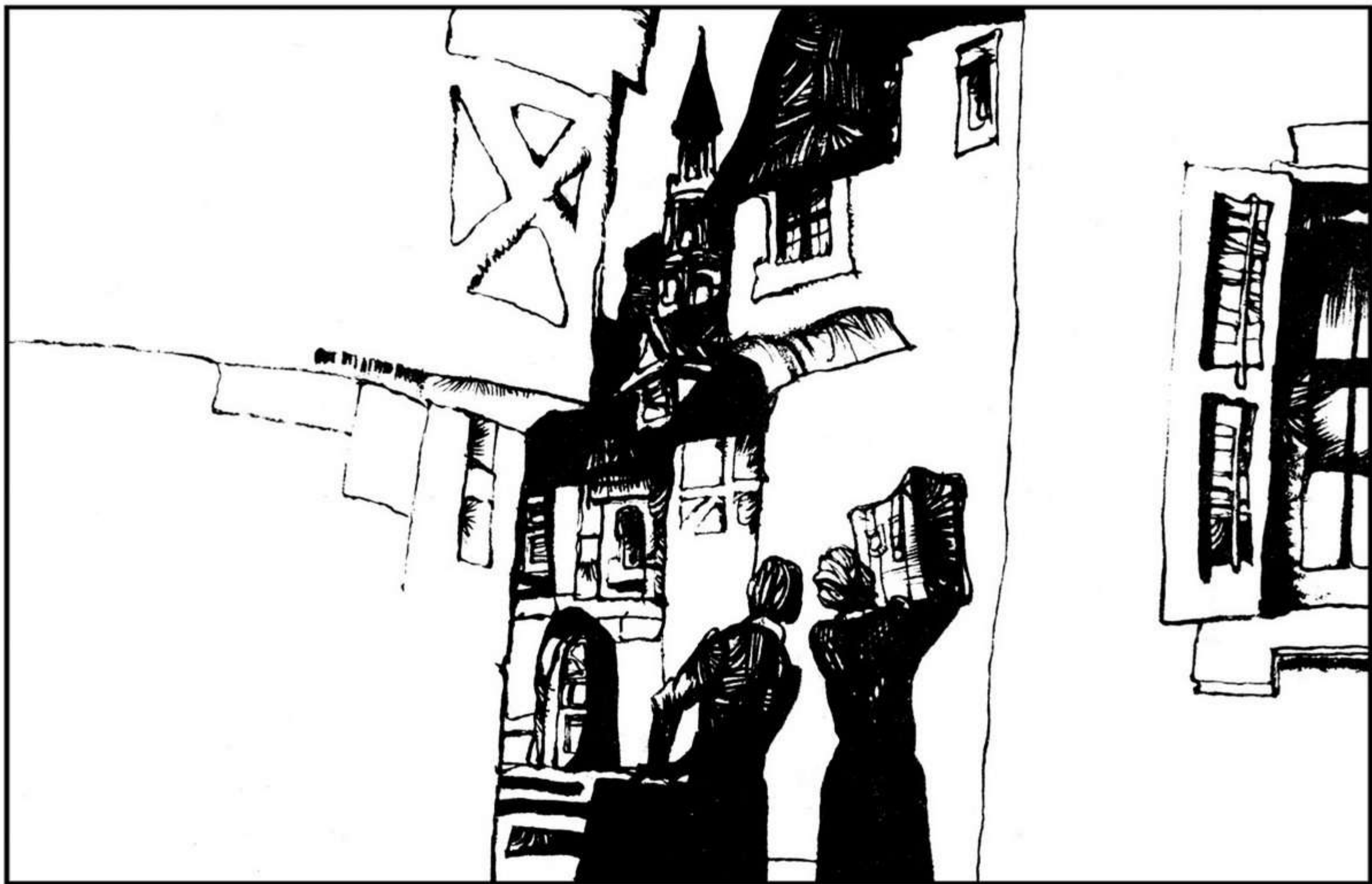
13. 第二天，克利斯朵夫迫不及待地去看望奥里维。奥里维住在圣·日内维高岗下面。这里的街道又脏又臭，房子低矮破烂，简直就是个贫民窟。奥里维看到克利斯朵夫，又惊又喜，慌慌张张地请他进屋。



14. 克利斯朵夫对奥里维能在这种贫困的环境中生活感到惊讶。奥里维说他心里对这些是感到厌恶的，他只能竭力不去想它，竭力使自己跟外界隔绝。“有什么办法，人总得生活。”他有点凄然地说。



15. 克利斯朵夫请奥里维弹些曲子。他开始弹一曲莫扎特的B小调柔板。在音乐声中，克利斯朵夫看清了新朋友的真面目：他体会到凄凉高远的情调，羞怯而温柔的笑语，显出奥里维是个神经质的，纯洁的、多情的、动不动会脸红的人。



16. 克利斯朵夫非常喜欢这位朋友，他俩决意合租一所寓所。克利斯朵夫在蒙巴那斯区找了一套小公寓，他们搬了过去，开始了一个完全幸福的“友谊蜜月”。



17. 奥里维忽然得了肺炎，克利斯朵夫温柔又焦急地看护着他。他发现没有宗教信仰的奥里维脖子上挂着一块圣牌，觉得很奇怪。奥里维红着脸说：“这是我姐姐临死时留下的纪念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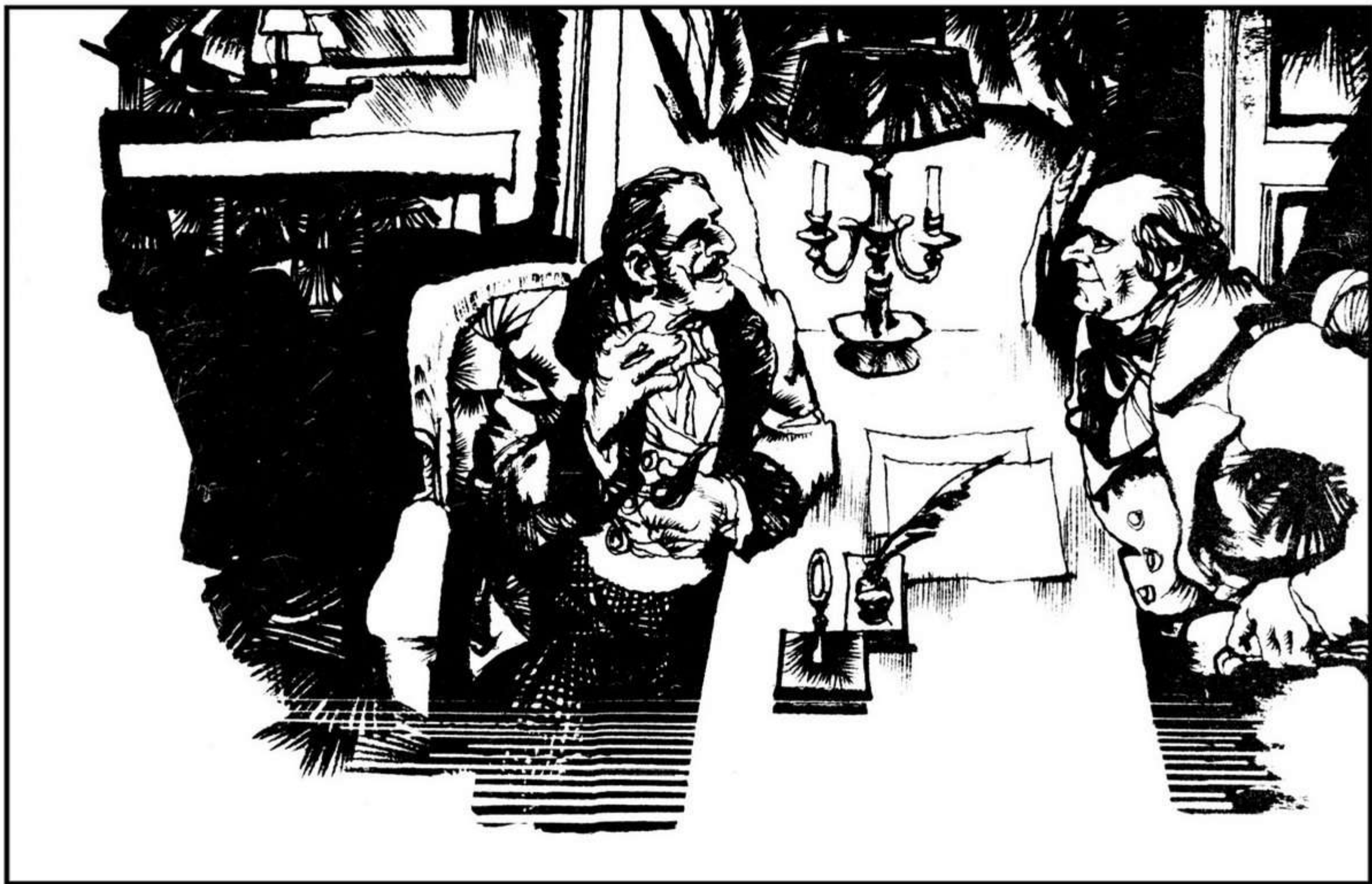
18. 奥里维拿出了一帧全家照，克利斯朵夫一眼认出了奥里维的姐姐竟是他苦苦寻找的那位法国女教师。他抓住奥里雍的手说：“我认识她！”奥里维说：“我知道。”“她怎么死了？”他问。奥里维哭了。



19. 奥里维躺在床上，轻轻地讲述起来：他的父亲是个银行家，他和姐姐安多纳德无忧无虑地生活在他们那有钱的、受人尊敬的、在地方上占有着第一流位置的家庭里。



20. 安多纳德十六岁了，她的俊美和富有吸引了许多年轻人。可是，她已经悄悄地挑定了将来的丈夫——他是当地贵族，叫鲍尼凡。他漂亮、强壮、文雅、竭力讨好着她。



21. 银行家耶南是个懦弱、轻信而有些虚荣的人。一次，一个深听到他的资产和随便放款习惯的阴谋家来拜访他。耶南被他的花言巧语迷惑了，终于把自己的钱、连同存户的钱都投资给他了。



22. 阴谋家的“事业”当然失败了。耶南发觉上了当，惊骇万状，他作了种种尝试，妄图补救，但毫无结果。消息终于悄悄传开了，主顾们纷纷要求提取存款。耶南一筹莫展。



23. 夜里，耶南在办公室中自杀了。一切都崩溃了：家产、地位、名誉，他们赖以生存的条件一个都不存在了。三个前途茫茫的人凄惨地埋葬了耶南，然后离开了祖祖辈辈生活的城市，到巴黎投奔姨母去了。



24. 耶南太太到巴黎找到了姐姐的家，没想到姐姐唯恐受到牵连，怕妨害自己当法官的丈夫的前程，对上门求告的妹妹十分冷淡，甚至连晚饭也不留她吃就打发他们走了。



25. 孩子们气得哭了，安多纳德跺着脚发誓永远不再进这个门。可是，几星期后，他们已身无分文，耶南太太只得瞒着孩子们去求法官帮助。法官推诿不过，借给她二百法郎。



26. 耶南太太好不容易谋到一所修道院教钢琴的位置，为了多挣一些钱，她晚上还代人抄写。她本来就有心脏病，经过这番磨难，病更重了。安多纳德要求代她去教课，可是她无论如何不肯让女儿去受屈辱。



27. 她终于精疲力尽，在八月将尽的一个闷热的晚上，扔下两个孤苦的孩子到另一个世界去了。奥里维和安多纳德守着母亲的遗体痛哭着，恨不得和母亲同去。



28. 安多纳德变了，这个不满十八岁的姑娘忽然有了勇气，她发誓一定要用自己的努力使奥里维幸福。为了将来能让奥里维受高等教育，她决心奋斗五、六个年头。



29. 为了奥里维，安多纳德任何工作任何屈辱都能忍受。白天，她去当家庭教师，差不多被人看作仆役；晚上回来，她费尽心机为奥里维烹制可口的饭菜，然后象慈母一样监督他的功课。



30. 虽然生计是这样艰难，他们还是含辛茹苦地节省每一个铜子，三年中居然积满了二百法郎。他们偿还了姨母家的债务，替母亲了却了一件心事，心中觉得十分高兴。



31. 为了奥里维的衣著、娱乐，安多纳德过着极清苦的生活，她摒弃了一切年轻姑娘的兴趣和爱好，有时甚至饿着肚子省下钱来给奥里维买音乐会的门票、租用钢琴……



32. 尽管她衣服极朴素，差不多总戴着孝，但她那温柔的眼睛、清秀的脸庞自有一种深邃的韵味。一位在远东当领事的男子爱上了她，真诚地向她求婚。她不愿丢下弟弟到远东去，便拒绝了。这是在母亲去世后又一件事使她极为痛苦的事。



33. 高等师范入学考试的试期到了，安多纳德已累到极点。她认为奥里维一定能考上，因为学校里也一致认为他是最有希望的考生之一。可是极度的紧张和永远的胆怯使奥里维失去了常态，他竟落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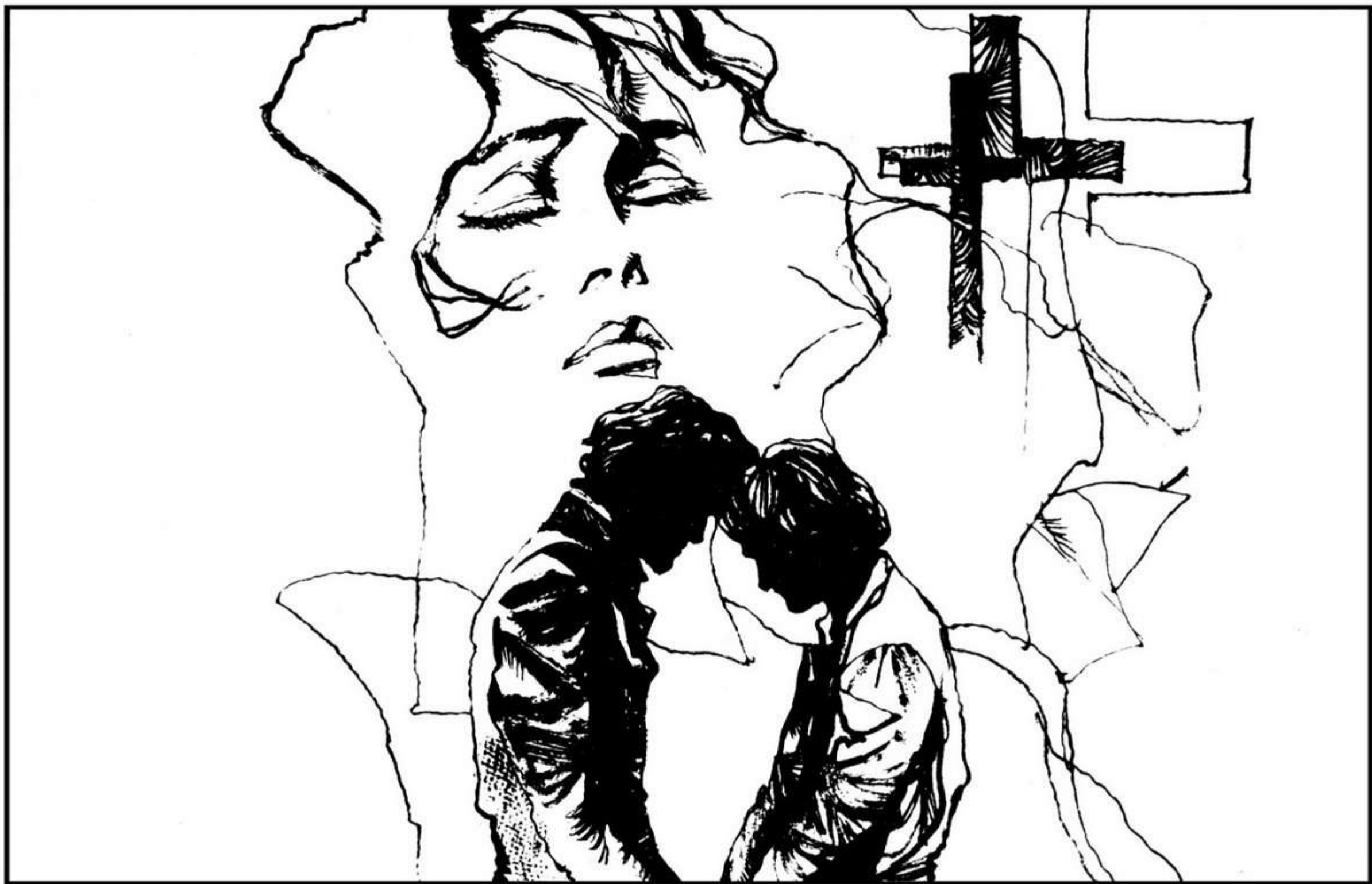
34. 安多纳德浑身颤抖，但依然强笑着安慰弟弟。她虽已身心交困，但还必须苦撑下去。她藏起了疲劳，流着血汗安排奥里维的一切。为了多挣一点钱，她离开了祖国和亲人，只身到德国去当家庭教师。



35. 她在葛罗纳篷家教孩子们读法语，但主人对她十分傲慢冷淡。她孤苦伶仃，思念着祖国、思念着弟弟。为了渴望听一听法语，她上戏院去了……她被人们恶意地猜疑，并因此被辞退了。



36. 奥里维终于考上了师范，姐弟俩一块跪在父母的遗像前痛哭了一场。安多纳德完成了她的使命，精疲力竭地倒下了。弥留中，她为弟弟唱着那支古老的歌：我将再来，我亲爱的人……



37. 奥里维说不下去了。“可怜的姑娘！可怜的姑娘！”克利斯朵夫再三说着，他俩一齐哭了。从此，他俩被安多纳德的精神包裹了。笨拙的德国人象安多纳德一样无微不至地关心着奥里维，教人看了感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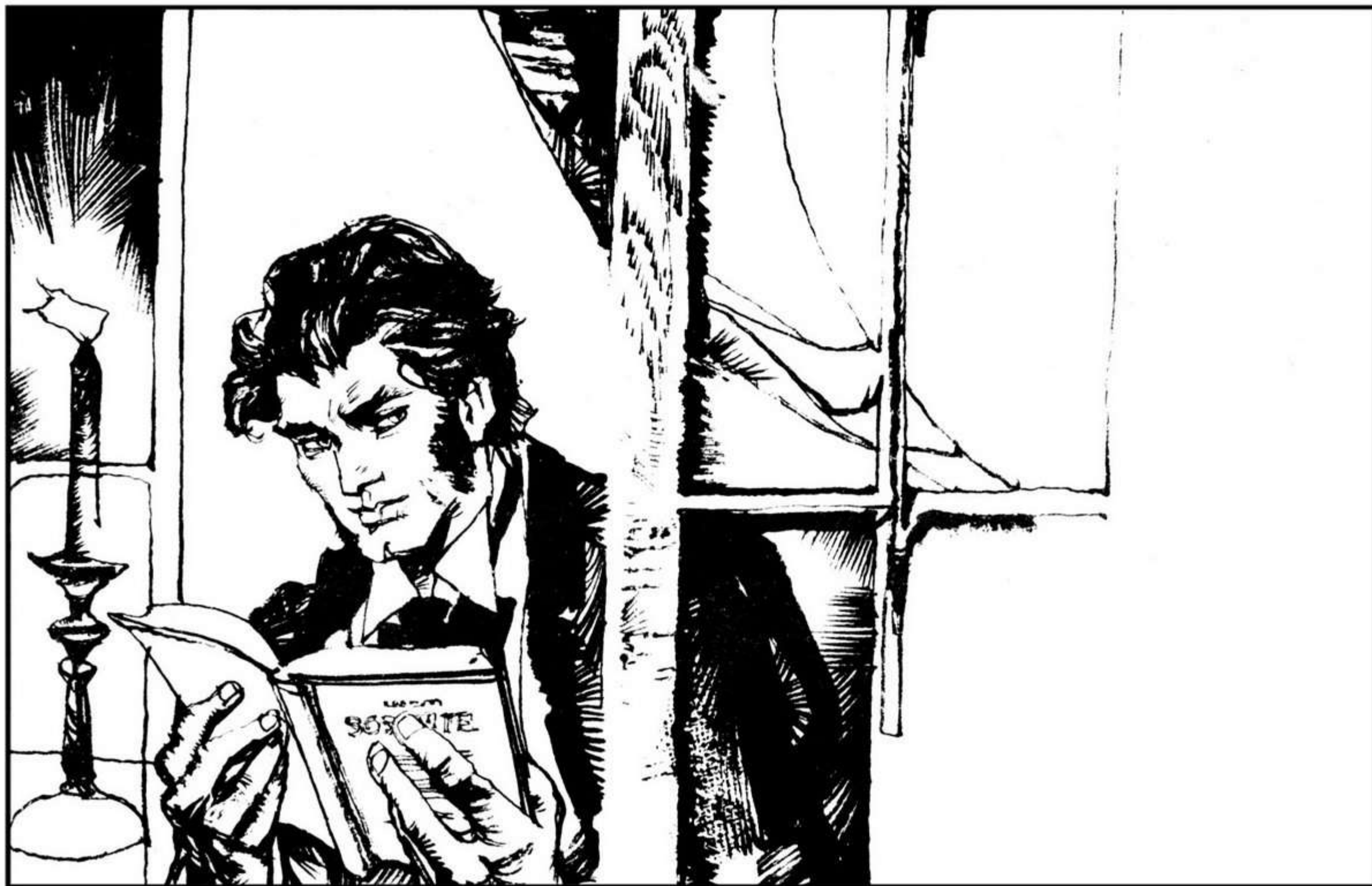
38. 一天，他们谈论起法国，克利斯朵夫把他一年多来接触的法国人一一列举出来。奥里维说：“你连一个真正的法国人都没见到。你只看到一批寄生虫、政客、废物，一个堕落的社会。”



39. 于是，整整八天，克利斯朵夫足不出户。奥里维引导着他认识法国社会。克利斯朵夫看到了散发着成熟了几百年的文明香味的法国诗神，被它那精炼的美诗渗透了。



40. 他欣赏着法国音乐家剧作的精炼而质朴的艺术，看到了三十五年来他们完成的事业把法国音乐从一八七〇年以前的麻痹状态中救出来。奥里维又指点他看二十五年来旧教的革新运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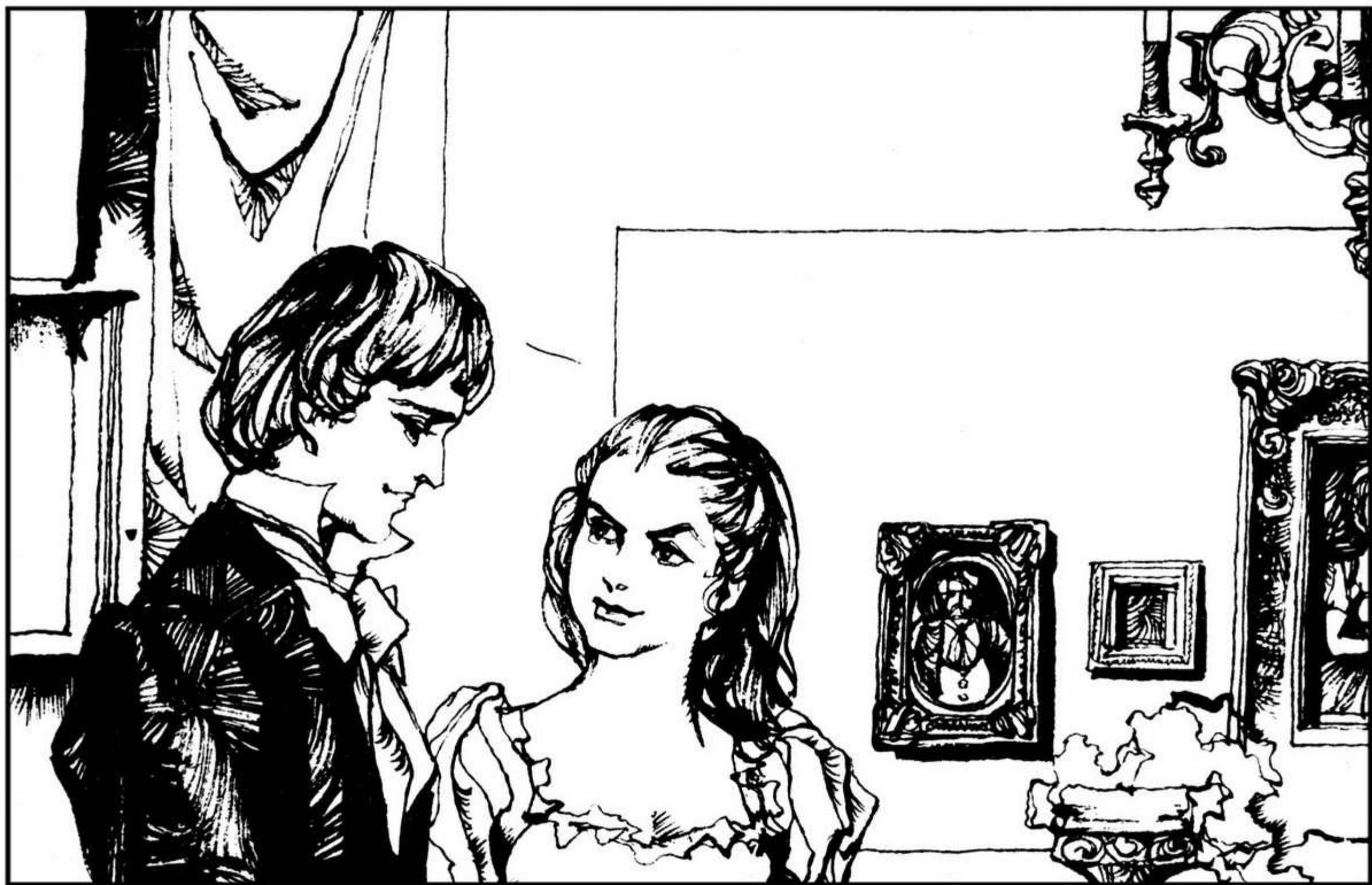
41. 他一向只看到卑鄙的“社会主义”——被政客们用来蒙骗群众的東西。和奧里維的交談中，他看到還有一班領導工會的優秀分子，他們痛恨那“布尔乔亚式的、商人化的、溫和的、英國式的”社会主义。



42. 八天的亲密交谈比克利斯朵夫用一年光阴走遍巴黎的文化与政治沙龙所得到的更多。他看到了法国的内情，把过去对法国民族的概念全部推翻了。他握着奥里维的手：“可怜的娇弱的小法国人，你们比我们更强！”



43. 他们没有什么固定的收入，处境很艰苦。但为了友爱，他们还做着傻事：克利斯朵夫私下借债为奥里维印了一部诗集，不料一本也没卖掉；而奥里维怂恿他举行一次音乐会，结果一个听众也没有。



44. 奥里维也认识高兰德，并悄悄地爱着她。凭着她那迷人的本领，高兰德毫不费力地从奥里维口中套出了克利斯朵夫的近况——他的艺术计划、他对法国人的批评，甚至于他们之间的某些误会……



45. 高兰德立刻把这些话告诉了吕西安。吕西安又添枝加叶地四下传播。克利斯朵夫开始对奥里维很生气，可是他很快就弄清楚是吕西安的过错，不禁怒气冲冲。



46. 在一次晚会上，他听到吕西安正用轻佻下流的隐喻，谈着瓦格纳和路易王的交情，不禁跳起来命他住嘴并扬言要把他从窗口扔出去。吕西安觉得当众受了侮辱，掏出名片，要和克利斯朵夫决斗。



47. 经双方证人协议，武器决定用手枪。克利斯朵夫什么武器都不会用。他到附近的射击房要了一支枪，叫人指点他。他花了两小时，险些儿把店里的管事打死，总算打中了靶子。



48. 第二天，克利斯朵夫先来到森林边，在一家小店的花棚下喝着啤酒。空气暖和，环境幽静，他几乎忘了是来决斗的了。



49. 吕西安来了。他的枪法极好，不过他以为最傻的莫如教敌人伤在自己手里，使人们认为对手是个牺牲者；倒不如用另一种方式无声无息地把他毁掉更好。决斗开始了，双方都打了两颗毫无结果的子弹。



50. 克利斯朵夫恨不得象在射击房那样一枪一枪尽打下去，真到手打中为止。他看见吕西安堆着永久的笑容向他走来，便恶狠狠地扑上去。证人们费尽气力才把他拉住，不让他用拳头来继续决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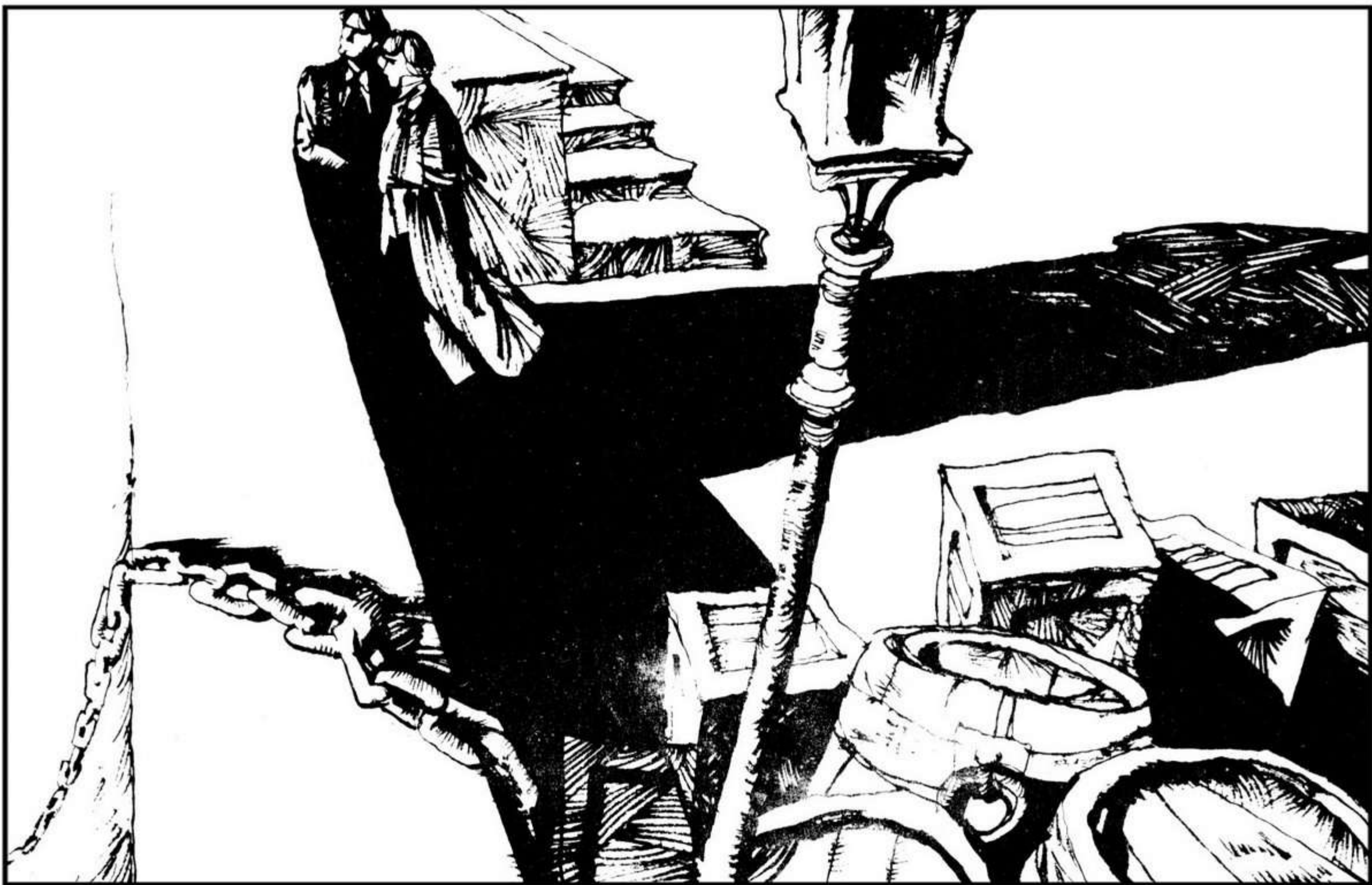
51. 奥里维是从报上知道这一切的，惊骇之下，他跟高兰德绝交了。克利斯朵夫俏皮地把一支法国歌谣改了几个字，唱起来：“那有闲而多嘴的姑娘，那无聊的朋友，那亲狎的敌人，你切勿上这些家伙的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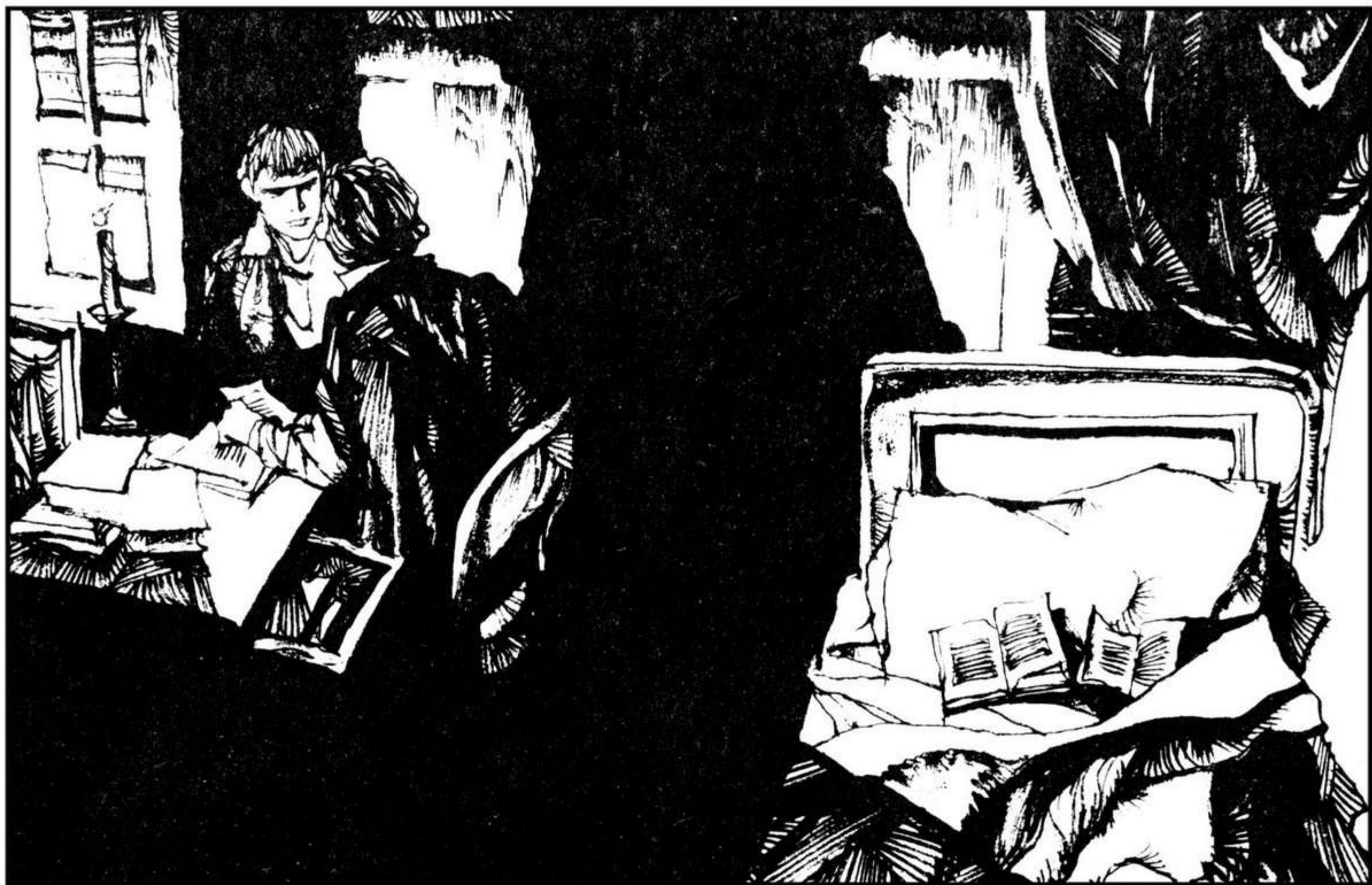
52. 这时，德法两国的邦交突然紧张起来：德国跟英国有纠纷，被胜利冲昏头脑的德意志帝国强迫法国作拥护德国的声明。法兰西那股沉沉酣睡的傲气惊醒了，举国上下都沸腾起来。



53. 这件事对两个朋友真是一个可怕的打击。尽管克利斯朵夫厌恶新德意志的军国精神和经商主义，但他心中却掀起了一股巨大的热情。他偷偷地整理着东西，收拾行李，准备回国。



54. 幸亏“阵雨”很快过去了，他们都痛快地吁了口气。奥里维鼓足勇气问克利斯朵夫是否已经准备回国，并问：“你预备跟我们作战吗？”克利斯朵夫说：“是的，为了我的国家。”他用手按着脑门：“别谈这个了，我不愿再想了！”



55. 风浪过去了，克利斯朵夫以十倍的兴致重新埋头创作。他们根据拉伯雷的作品合作一部史诗，两位朋友愉快地工作着。除了几个知名的角色，奥里维还添了一个名叫忍耐的乡下人。他天真、狡猾，一边受着主子的剥削欺侮，一边等着他们的鞭子，心里想：“事情不会老是这样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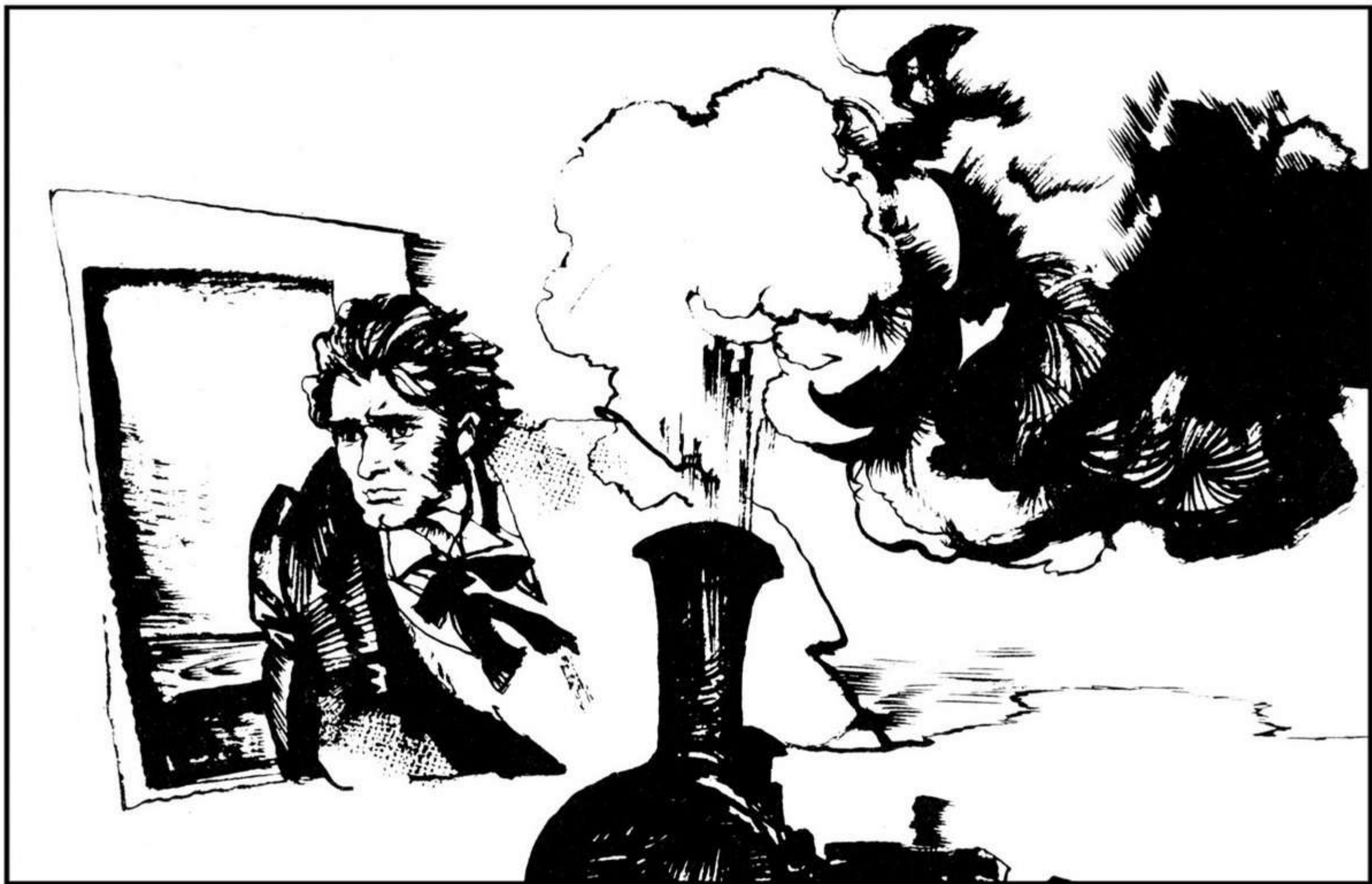
56. 哀区脱终于把克利斯朵夫以前创作的《大卫》付印了。作品一出版立刻在国外引起很大的反响，作品在英国和德国都被演奏了。大家认为克利斯朵夫是个天才，连以前被喝倒彩的作品也被人重新发现了。



57. 报纸也开始鼓吹了。克利斯朵夫对这次成功感到意外，他对太迅速的成功怀着戒心，但心中毕竟感到一种快意，尤其是受到德国批评家的恭维。不过，他现在的心情跟一年前已经不同，他站得高些了。他埋下头，继续工作。



58. 这时，克利斯朵夫忽然收到母亲的来信：我身体不大好，希望能见你一面……克利斯朵夫哭了，他要立即回国去。奥里维搜遍口袋，只找到三十法郎，他有生以来第一次进了当铺，好不容易才凑足了路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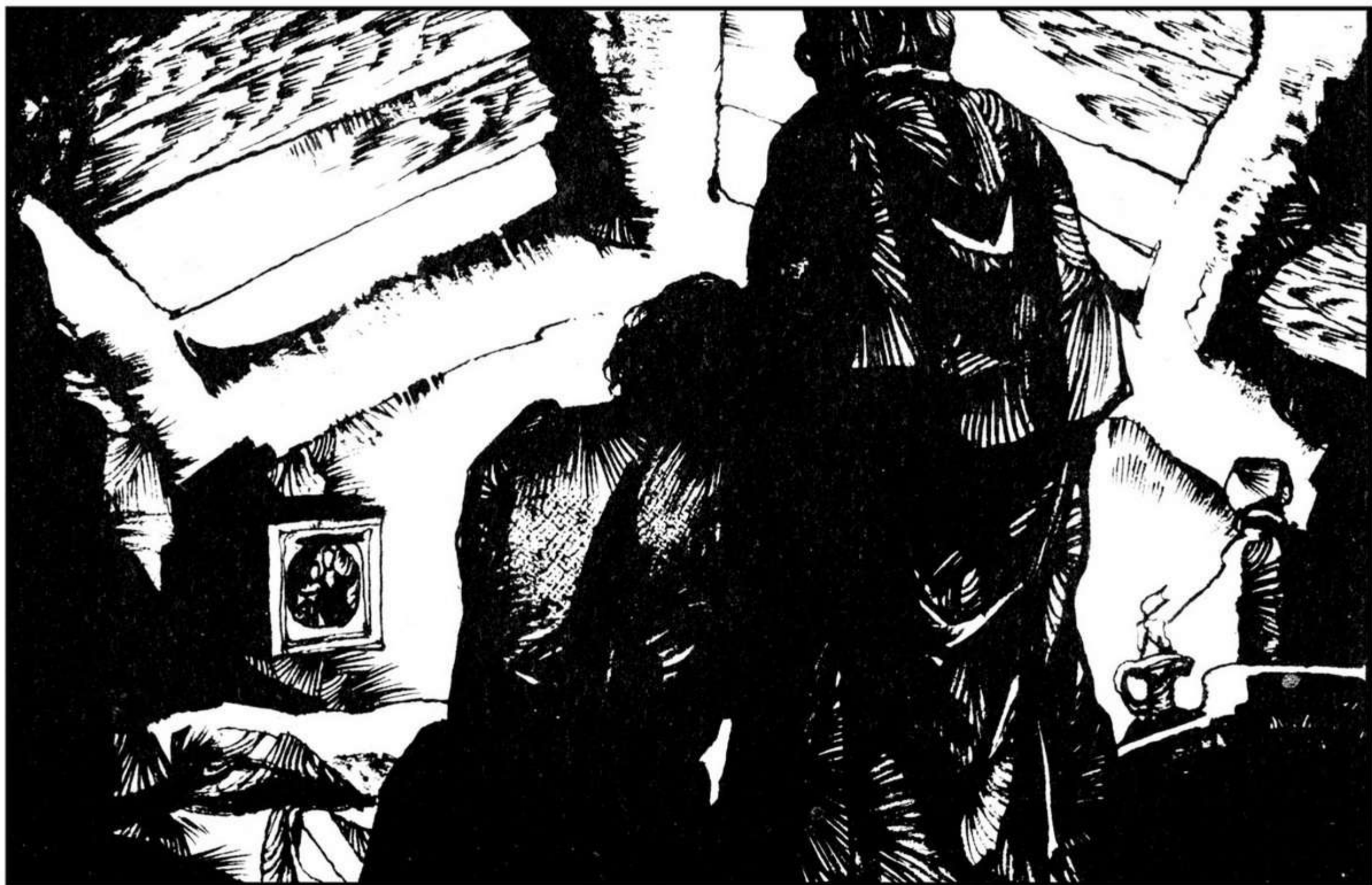
59. 心乱如麻的克利斯朵夫告别了奥里维。他知道不到最后的关头，母亲是不会写信来叫他的。他一会儿埋怨自己不该离开母亲，一会儿又祈求风驰电掣般的特别快车再开快一些。



60. 东方发白时，他回到了家乡。他急急地往家中走去，连奔带跑地上了楼。他推开门，一头扑在母亲胸前——鲁意莎孤零零地躺着，等着心爱的克利斯朵夫。



61. 鲁意莎又握住儿子的手，她对这个世界再也没有别的要求了。她不胜怜爱地望着克利斯朵夫，溘然长逝了。



62. 奥里维担心朋友回国会遇到危险，晚上也赶来了。克利斯朵夫在母亲的遗体边呆坐了一天，他不哭也不想，直到奥里维出现，他的生命和眼泪才一起回复了。



63. 天刚亮，他们被一阵敲门声惊醒。一位邻居告诉克利斯朵夫，说他已被人告发，如果他不愿意被捕，应当马上逃走。克利斯朵夫不愿意逃，他执意要把母亲送入坟墓才肯离开。



64. 奥里维央求他立刻去搭车，答应一切后事都由他代办。他硬逼着克利斯朵夫走出屋子，并且为防他反悔起见，要送他去车站。



65. 刚刚回到母亲身边又要永远离开，克利斯朵夫难过极了。奥里维送他上车站，他却向莱茵河走去，他是在河边长大的，他要看看他的河。



66. 火车开了，奥里维回到冢里，门口已有两个宪兵等着。他们误以为他就是克利斯朵夫。奥里维也不分辩，好让克利斯朵夫逃得远一些。



67. 他们又回到了巴黎。虽然克利斯朵夫有了点声望，但他们的境况并没有多大好转。奥里维一直象避瘟疫一样讨厌新闻记者，但是为了朋友，他也和新闻界打起交道来。他巧妙地向他们透露一些关于克利斯朵夫的消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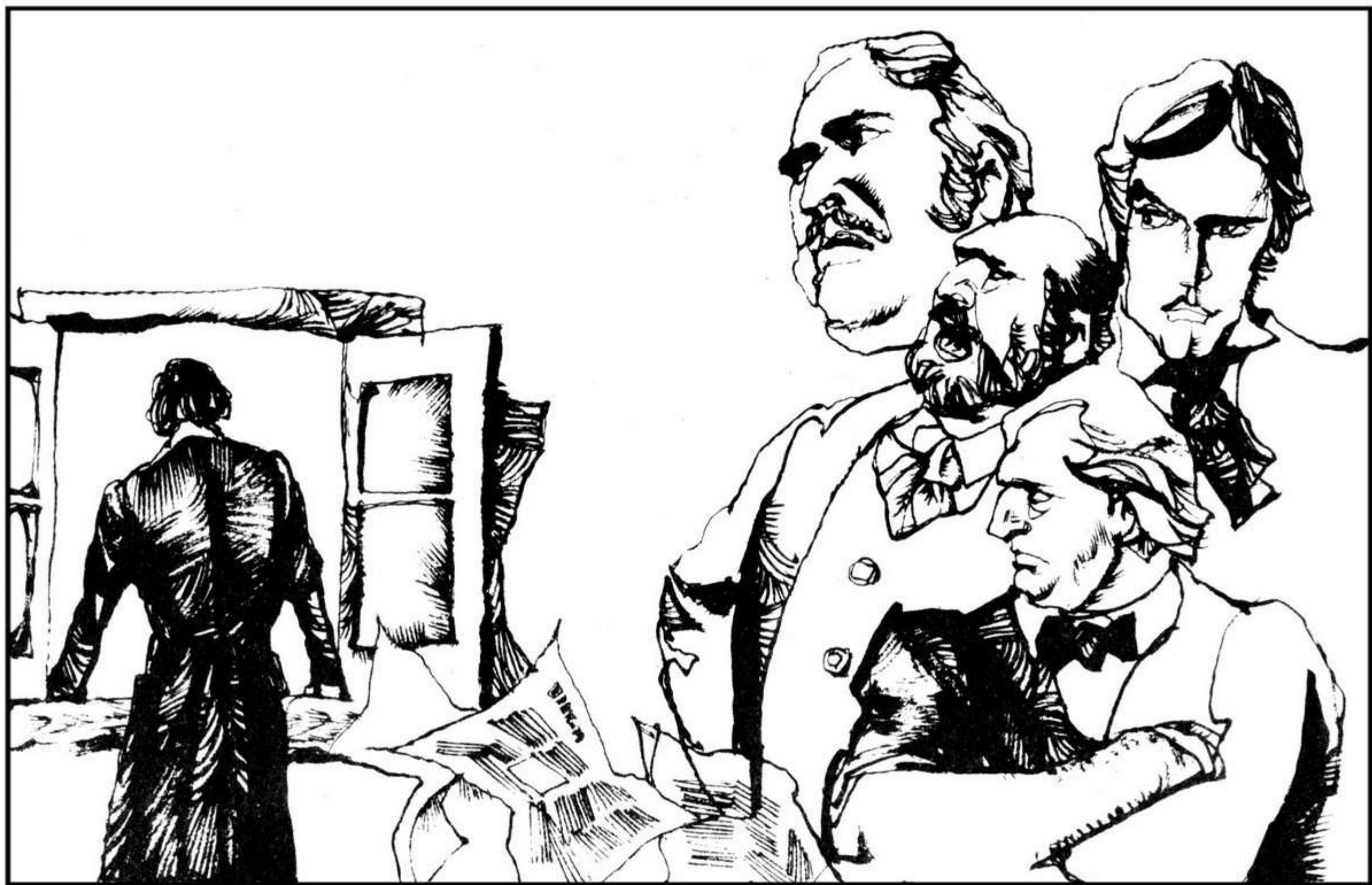
68. 克利斯朵夫终于引起了《大日报》主编阿赛纳·伽玛希的兴趣。这位无冕之王为了表现他权势的伟大，可以凭空造出一个名人来。现在，他来“制造”克利斯朵夫了。《大日报》发表了一篇长长的关于克利斯朵夫的文章。



69. 这篇文章硬把他写成德国专制政府的牺牲者；说他是“共和政治的天才，民主主义的大音乐家。”他们借着吹捧他的天才，抨击着前辈艺术大师和一些有天分的法国音乐家。克利斯朵夫看了气极了，立刻写信去修正。



70. 更正信自然不会登出来，相反，记者却接踵而来。克利斯朵夫尽管提防着，但还是被他们套出话来，并改头换面或无中生有地登上报纸，弄得奥里维简直不敢让他一个人呆在家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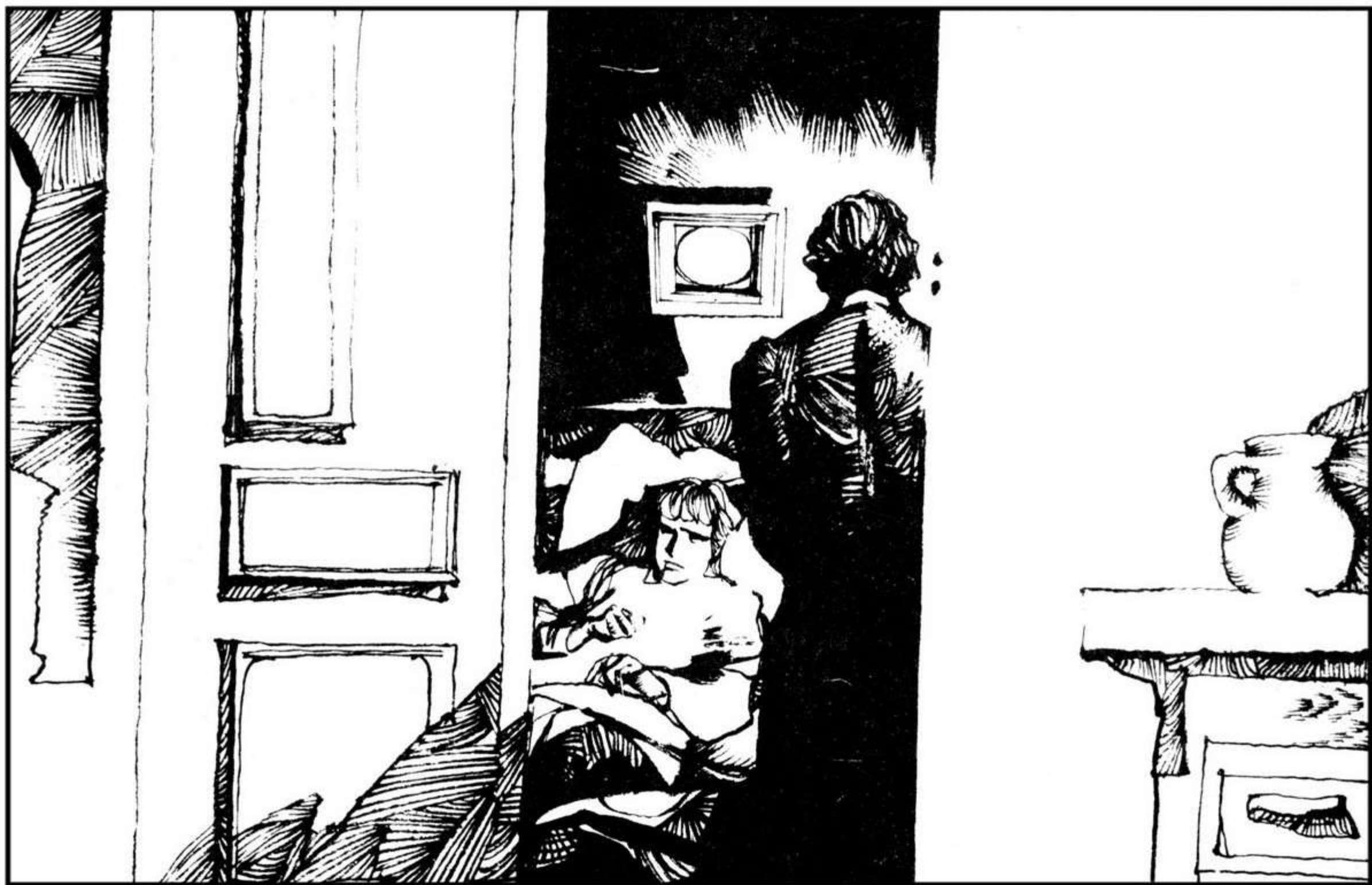
71. 因为克利斯朵夫是《大日报》所捧的，别的报纸就对他攻击了——他们的尊严决不容许同行发现一一个他们所不知道的天才。讽刺、挖苦、中伤接连不断，克利斯朵夫被搅得厌倦透了。



72. 幸亏，这场新闻风波只持续了半个月。不过，克利斯朵夫却出了名，想拿他点缀沙龙的人常来邀请他。奥里维常陪着他去，有点儿暗中监督的意思。



73. 奥里维那聪明的眼睛、文雅的举止、浑身上下那种光辉四射的恬静吸引了一位姑娘，她叫雅葛丽纳·朗依哀。她的父亲是个工程师，母亲是金融界里一个十足巴黎化的漂亮女人。



74. 奥里维也爱上了这位清瘦妩媚的少女。这对小情人的罗曼史自然瞒不过克利斯朵夫。他一心一意地关切着奥里维的成功，婆婆妈妈地留意他的言行服饰，夜里还搜肠刮肚，替奥里维的恋情出谋划策。



75. 克利斯朵夫劝奥里维向雅葛丽纳的父母求婚，同时也逼他去找个差事。奥里维也不愿意人家猜疑他的爱情是为了图利，所以就在内地一所中学找了一个职位。



76. 一天早晨，他们刚起床，雅葛丽纳一阵狂风似地卷进屋子。她脸色发白，非常坚决地对奥里维说：“你把我带走吧，爸爸妈妈不答应，我偏不听，我不回去了！”



77. 克利斯朵夫好不容易劝说住两个准备一起自杀的“疯子”，答应亲自去做说客。他严肃诚恳地和朗依哀先生谈了很久，朗依哀先生始终不动心，还不断说些讥讽的话。



78. 克利斯朵夫终于用拳头敲着桌子发火了，朗依哀先生这才认真地思索起来。他被孩子们的自杀打算震动了，何况他也知道除了贫穷，奥里维是个有才气的正人君子，于是，他终于同意了。



79. 参加婚礼的时候，克利斯朵夫穿扮得很体面。他十分激动，仿佛一身兼了父母、结婚当事人等角色。他目不转睛地盯着奥里维，可奥里维这时却只顾沉浸在幸福中……



80. 晚上，火车把一对新人带到意大利去度蜜月了。克利斯朵夫和朗依哀道了再会，各自回家。他悲伤又甜蜜地想：现在，我生命中最高尚的一部分得到幸福了。



81. 奥里维和雅葛丽纳在意大利度完蜜月，来到法国西部的小城市里安顿下来。奥里维在一所中学里任教。他们依然沉醉在新婚的甜蜜中，对一切都不关心了。



82. 渐渐地，一种说不出的空虚，一种眇茫的烦恼出现了。他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只是模模糊糊地感到不安。他们不想承认其中的真实原因，于是便认为这是内地枯燥的生活造成的。（第三册完）



世界名著连环画